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弟三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天文

太昭　道始於虛霩

天墜（籀文地字）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於虛霩引之曰書傳無言天地未形名曰太昭者馮翼洞灟亦非昭明之貌太昭當作太始字之誤也易乾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太平御覽天部一引張衡元圖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與先是太始無形故天地未形謂之太始也道始於虛霩當作太始

生虛霩、卽承上文太始而言、王逸注楚辭天問曰、太始之元虛廓無形、廓與霩同、正所謂太始生虛霩也、後人以老子言道先天地生、故改太始生虛霩爲道始於虛霩、而不知與故曰太始句、文不相承也、御覽引此作道始生虛霩、太字已誤作道、而生字尚不誤、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

宇宙生氣氣有漢垠、念孫案此當爲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下文淸陽爲天、重濁爲地、所謂元氣有涯垠也、今本脫去兩元字、涯字又誤爲漢、太平御覽天部一元氣下引此、正作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垠、

積陽之熱氣生火　積陰之寒氣爲水　日月之淫爲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引之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爲水本作積陽之熱氣久者生火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言熱氣積久則生火寒氣積久則爲水今本無久者二字後人刪之也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四並引此云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隋蕭吉五行大義辨體性篇引此云積陽之熱氣反者爲火積陰之寒氣反者爲水藝文類聚天部上引

此云積陰之寒氣大者爲水反與大皆久字之誤則原有久者二字明矣日月之淫爲本作日月之淫氣此因上下文爲字而誤廣韻星字注引此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爲星辰日月之淫氣與積陽之熱氣積陰之寒氣文正相對精者爲星辰與精者爲日精者爲月文亦相對下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句法亦相同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爲雨劉本刪去下句天字而莊本從之念孫案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

陽之氣偏則風和則雨藝文類聚天部下引曾子曰天地之氣和則雨是風雨皆天地之氣豈得以風屬之天雨屬之地乎下句當依道藏本作天地上句當補地字又案含氣當爲合氣合含字相似又涉上文含氣而誤也合氣與偏氣正相對作含則非其指矣

月虛

月虛而魚腦減念孫案虛當爲虧字之誤也虧字脫去右半因誤而爲虛埤雅引此已誤月可言盈虧不可言虛實太平御覽鱗介部十三引此正作月虧藝文類聚天部上御覽天部四引此並作月毀蓋許愼本毀亦虧也

鳧飛

故鳧飛而高、魚動而下、念孫案飛本作動、此後人妄改之也、同一動也、而有高下之殊、故曰鳧動而高、魚動而下、猶睽象傳言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若鳧言飛、則魚當言游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此正作鳧動而高、

五億萬里

天去地五億萬里、念孫案開元占經天占篇引此作億五萬里、太平御覽地部一引詩含神霧亦云、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然則億五二字、今本誤倒也、

二十八宿　凡二十八宿也

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注曰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引之曰二十八宿四字及注二十八宿云云皆後人所加也下文於九野五星八風五官六府皆一一釋之而不及二十八宿但於所說九野中附以其星角亢氐云云使有二十八宿四字下文不應不爲解釋且不應以二十八宿併入九野條内使綱目不相當也然則此處原文無二十八宿四字明矣注於牽牛須女營室東壁觜巂東井輿鬼七星皆省一字稱之文義苟簡決非漢人所爲文天

時則二篇於牽牛須女等名皆不從省月令爾雅及呂
氏春秋十二紀有始覽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地理二
志無不皆然唯此篇所列圖於營室東壁觜觿各省一
字而牽牛須女東井輿鬼七星皆不省漢書律厤志說
十二次於東井省東字而牽牛婺女營室皆不省說四
方星度於牽牛婺女東壁觜觿東井輿鬼七星各省一
字而營室獨不省此則
後人改之而未盡者也七星但稱星則無以別於他星
牽牛謂之牛營室謂之室觜觿謂之觜皆文不成義又
案下文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
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
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
十六觜觿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七星七
道藏本脫下七字各本及莊本脫上七字今補正
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

八宿也，凡二十八宿句，亦後人所加，此說星之分度，非說星之全數也，無緣得有此句，

四守　天阿　太一之庭

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阿當作河，說見下，）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又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一當作五帝，說見下，）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守者，（各本守作宮，涉上文紫宮而誤，今據上文四守及北堂書鈔天部二，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六，所引改正，）所以司賞罰，（各本以下衍爲字，今據舊本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刪，）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引之曰，據前注，則四守亦星名，據後注，則四守乃總括

四星之稱非星名也前後注意迥殊今細繹原文前注是也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列其名也太一之庭太一之居帝妃之舍水魚之匯羣神之闕及所以司賞罰則明其職也故前注曰皆星名下自解後注以四守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其不可通有三太微紫宮並舉何以數紫宮而不數太微其不可通一也四守若爲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之總稱則上文四守二字當列於紫宮前爲統下之詞或列於天阿後爲統上之詞其義乃通何以雜廁諸星之間而云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邪其不可通二也軒轅帝妃之舍咸池水魚之

圍皆與賞罰之事無涉其不可通三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竝引許愼注曰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然則此乃許注後人移入高本而前後遂相矛盾矣

天阿本作天河後人以天河非星名故改爲天阿也案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與門闕之義無涉且天阿非黃道所經不得言羣神之闕也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天河又引高注曰天河星名闕猶門也各本脫天河星名四字又初學記太平御覽引許注以天河爲四守之一是許本亦作天河天河蓋卽北河南河也夾河之南北故總謂

之天河、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郗萌曰、兩河戍與戉、卽鉞字、俱爲帝闕、又占曰、兩戍閒爲天門、日月五星常出其門中、故曰天河者、羣神之闕也、高注訓闕爲門、正合郗萌之說、羣神卽日月五星之神也、韓子飾邪篇曰、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所謂天河蓋卽指此、

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環之匡衞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微者、太一之常坐、太一在紫宮之中、非

太微中所有不得言太微太一之庭諸書亦無言太一之庭者此太一二字蓋因下文太一之居而誤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太一之庭當作五帝之庭天官書曰太微匡衞十二星藩臣其內五星五帝坐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卽此所云太微五帝之庭紫宮太一之居也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紫宮爲皇極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廷廷庭古字通又其一證矣注內太一天神也亦當爲五帝天神也蓋正文既誤爲太一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

歲鎭行一宿

鎭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鎭行一宿念孫案行字因上下文而衍既云歲鎭一宿則無庸更言行開元占經塡星占引此無行字史記天官書亦無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引之曰此本作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甲寅正月者甲寅年之正月也下文太陰元始建於甲寅開元占經塡星占篇引舊注曰甲寅元始麻起之年也大衍麻議引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月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閼

蒙、與閼逢同、太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閼逢攝提格之歲者、甲寅之歲也、正月爲陬、畢陬之月者、正月也、七曜者、日月及太白歲星辰星熒惑鎭星也、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太白在營室、故曰、太白元始、以甲寅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天官書說太白曰、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開元占經太白占篇引甘氏亦曰、太白以攝提格之歲正月、與營室晨出於東方、皆其明證、後人不審其義、遂改甲寅正月爲正月甲寅、又改營室爲熒惑、不知甲寅者、甲寅年也、若云正月甲寅、則是甲寅日矣、顓頊厤元所起之

日爲已巳非甲寅也其謬一也甲寅正月先年而後月若云正月甲寅則不知在何年矣其謬二也莊本改甲寅爲建寅尤非太白與營室晨出東方猶下文歲星與營室東壁晨出東方皆以所在之宿言之若云與熒惑晨出東方則不知在何宿矣其謬三也漢書天文志晉灼注太白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亦後人依誤本淮南改之

當出而不出

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忿孫粲當出而不出已見上文此當作未當出而出太白主兵故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則天下偃兵見上文當入而不入未當

出而出則天下興兵也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並云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是其證

祀四郊　決刑罰

景風至則爵有位案有位則有爵此言爵有位於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入引作施爵位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作施爵祿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脩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念孫案祀四郊本作祀四鄉四鄉四方也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曰鄉方也故高注云祀四方神即月令所謂命主祠

祭禽于四方也、易通卦驗曰、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白
虎通義曰、涼風至、報地德、祀四鄉、皆其明證也、若作四
郊、則失其義矣、且鄉與功張爲韻、功字合韻讀若光、月令神農將持功、與昌狹爲韻、老子、不自伐、故有功、與明彰長爲韻、自伐者無功、與行明彰長行爲韻、韓子主道篇去賢而有功、與明强常常爲韻、楚辭惜誓、惜傷身之無功、與狂長爲韻、若作郊、則失其韻矣、決刑罰
本作決罰刑、故高注云、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下
文曰、斷罰刑、時則篇曰、休罰刑、又曰、斷罰刑、皆其證也、
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亦作斷罰刑、刑與城爲韻、
若作刑罰、則失其韻矣、

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

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日一紀凡二十紀千五百二十歲各本千上有一字開元占經所引無今從之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引之曰大終下當有三終二字下文曰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葢一終而建甲戌積千五百二十歲二終而建甲午積三千四十歲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積四千五百六十歲劉續謂每終二十年三終共六十年大誤故曰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句三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之元也千五百二十歲一終但至甲戌不得復始甲寅之元故知脫三終

二字也日月五星起於營室乃顓頊厤元見太歲攷開元占
經古今厤積篇曰黃帝厤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顓頊厤
同則顓頊厤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若非三終不
得有此數矣漢書律厤志曰三終而與元終續漢志曰
三終歲復復青龍爲元是其例也開元占經日占篇引
此已脫三終二字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引之曰日行一度本
作日行危一度後人刪去危字耳日行危一度而歲有
奇四分度之一者言存歲日行至危之一度而有四分

一之奇零也蓋四分度之一、微茫難辨、其所布本無定處推步者視周天之度起於何宿則附餘數於度所止之宿如殷厤以冬至日躔起度則度起牽牛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斗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篇引石氏曰斗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是也斗牽牛為星紀度起星紀則以四分度之一附於析木下文曰星分度箕十一四分一是也尾箕析木也顓頊厤以立春日躔起度則度起營室而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即此所云日行危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是也廣雅說七燿行道曰日月五星行黃道始營室東壁又曰行須女虛危復至營室是

度起營室而止於危月令所謂日窮于次也故以四分度之一附於危焉危不止一度而獨附於一度者星度多少古今不同唯第一度不異故附於此耳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此正作日行危一度又引注曰危北方宿也則有危字明矣若如今本作月行一度則所謂四分度之一者不知附於何宿矣甚矣其不可通也

鑿地

陰氣極則下至黃泉北至北極故不可以鑿地穿井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池下引此作鑿池穿井於義爲長

十二月

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念孫案十二月、當爲十一月、上文云、冬至德在室是也、

升日行一度　熱升　升句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也、道藏本此下有高注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云云、凡二十九字、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念孫案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作一句讀、其高注自東北至東南云云、本在十六分度之五下、道藏本誤入九十一度下、度下又衍也字、遂致隔斷上下文義、劉績本刪去也字、是也、乃又移高注於下文而

升二字之下、而莊本從之、則其謬益甚矣、升當爲斗、字之誤也、隸書斗字作升、形與升相似、傳寫往往譌溷、而斗日行一度、作一句讀、言斗柄左旋、日行一度、而以十五日爲一節也、上文云、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下文云、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皆其明證也、又齊俗篇糟邱生乎象櫹、炮格生乎熱升、炮格、謂爲銅格、布火其下、置人於上也、格音如字、俗作烙、音洛、非、此段氏若膺說、見鍾山札記、升、亦當爲斗、北堂書鈔服飾部四、太平御覽服用部十四、竝引淮南炮格始於熱斗、又引許愼注曰、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是也、又兵略篇、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

升亦當爲斗鄭注少牢饋食禮曰枓剩水器也枓與斗同

冬至以後十二律　日冬至音比林鍾　雨水

驚蟄　清明穀雨

冬至音比黃鍾小寒音比應鍾大寒音比無射立春音比南呂雨水音比夷則驚蟄音比林鍾春分音比蕤賓清明音比仲呂穀雨音比姑洗立夏音比夾鍾小滿音比太蔟芒種音比大呂夏至音比黃鍾小暑音比大呂太暑音比太蔟立秋音比夾鍾處暑音比姑洗白露音比仲呂秋分音比蕤賓寒露音比林鍾霜降音比夷則立冬音比南呂小雪音比無射大雪音比應鍾又下文

日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引之日冬至音比黃鍾當爲音比應鍾下當云小寒音比無射大寒音比南呂立春音比夷則雨水音比林鍾驚蟄音比蕤賓春分音比仲呂清明音比姑洗穀雨音比夾鍾立夏音比太蔟小滿音比大呂芒種音比黃鍾其日冬至音比林鍾亦當爲音比應鍾蓋音以數少者爲清數多者爲濁冬至以後逆推十二律由清而濁夏至以後順推十二律由濁而清冬至應鍾其數四十二爲最清小寒無射其數四十五則濁於應鍾矣大寒南呂其數四十八則又濁於

無射矣立春夷則其數五十一則又濁於南呂矣雨水林鍾其數五十四則又濁於夷則矣驚蟄蕤賓其數五十七則又濁於林鍾矣春分仲呂其數六十則又濁於蕤賓矣清明姑洗其數六十四則又濁於仲呂矣穀雨夾鍾其數六十八則又濁於姑洗矣立夏太蔟其數七十二則又濁於夾鍾矣小滿大呂其數七十六則又濁於太蔟矣芒種黃鍾其數八十一則最濁矣故曰冬至音比應鍾浸以濁也夏至以後與此相反故曰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也夏至音比黃鍾爲音之最濁者則冬至之音當爲最清者最清者非應鍾而何後人但

知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之文遂改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黃鍾而移應鍾於小寒且并無射以下遞移其次高注亦遞移而不知月令所言者十二月之律此所言者二十四時之律本不相同也至改日冬至音比應鍾爲音比林鍾則謬益甚矣宋書律志引此已誤又案驚蟄本在雨水前穀雨本在清明前今本驚蟄在雨水後穀雨在清明後者後人以今之節氣改之也漢書律厤志曰諏訾中驚蟄今日雨水降婁初雨水今日驚蟄大梁初穀雨今日清明中清明今日穀雨是漢初驚蟄在雨水前穀雨在清明前也桓五年左傳正義引釋例曰漢太初以後更改

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月令正義引劉歆三統厤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又引易通卦驗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孝經緯曰斗指寅爲雨水指甲爲驚蟄指乙爲清明指辰爲穀雨三書皆出太初以後故氣名更改三統厤與緯書皆出西漢末不應淮南王書先已如是其爲後人所改明矣逸周書周月篇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今本作雨水春分穀雨時訓篇驚蟄雨水穀雨清明今本雨水在驚蟄前清明在穀雨前皆後人所改辯見盧氏紹弓校定本日知錄謂淮南子已先雨水後驚蟄失之

陽氣凍解

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引之曰陽氣凍解文不成義，當作陽凍解，陽凍，地上之凍也，陰凍，地中之凍也，立春之日，地上之凍先解，故曰陽凍解，管子臣乘馬篇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是也，今本陽下有氣字，因注內陽氣而衍

雷戒

秋分雷戒，蟄蟲北鄉，念孫案戒當爲臧，字之誤也，臧古藏字，秋分雷藏，與上文春分雷行相應，時則篇云，八月雷不藏，是其證也，且臧與鄉爲韻，若作戒，則失其韻矣，藏字古皆作臧，故說文無藏字，今書傳中作藏者多，作

臧者少大抵皆後人所改也此臧字若不誤爲戒則後人亦必改爲藏矣

太歲

咸池爲太歲錢氏𧦬徵荅問曰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它書所言太歲異何故曰淮南書云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皆以大小相對初未嘗指咸池爲太歲其作太歲者乃後人轉寫之譌吳斗南兩漢刊誤謂淮南不名天一爲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則南宋本已誤矣念孫案錢說是也

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

天維建元常以寅始句超（此字上有脫文）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引之曰起字上當有脫文葢言甲寅之年歲星在娵訾之次（營室東壁也詳見下條）是歲星所起也起與二始字二子字譌也（二子字見下文）必言歲星所起者太歲與歲星相應而行故言太歲建元必以歲星也漢書律厤志曰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巛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鄭注周官保章氏曰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馮相氏䟽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

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以上賈疏然則右徙周天、皆謂歲星、若建寅之太歲、左行於地、不得謂之右徙周天矣、起字之上、有脫文無疑、周天上本無大字、後人加之也、歲星十二歲而小周天、不得謂之大周、淮南王時、未有歲星超辰之說、亦無大周小周之分、上文曰、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句、十二歲而周、無大字、

太一在丙子

淮南元年冬、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言元年冬、太一在丙子、高注曰、淮南王安卽位之元年、引之曰、太一乃北極之神、與紀歲無涉、太一、當作天一、此因天字脫去上畫、後人又加點於下耳、廣雅曰、天一、太歲也、漢元封七年、太歲在丙子、上推至文帝十六年、下距元封七年、凡六十年、爲淮南王安始封之年、太歲亦當在丙子、故曰天一在丙子也、古者天一太歲太陰、名異而實同、詳見太歲攷、

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潛研堂文集曰、淮南天文訓、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必有

謂蓋冬至、與立春、相去四十五日有奇、古今不易、自甲午訖丙子、僅四十三日、此理之所必無者、以術推之、是年冬至蓋己酉日、立春則甲午日耳、引之曰、錢說非也、下文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注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則冬至之日、非子卽午明矣、下文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謂立春也、與此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其法正同、不得以甲午爲己酉之謂也、立春丙子、與上文始起始子爲韻、若作立春甲午、則失其韻矣、冬至甲午至立春丙子、四十三日、與後人厤法不同者、古法多

疏故也、下文壬午冬、至至甲子受制、亦四十三日、以是明之

二陰一陽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引之曰、二陰當作一陰、一陰一陽所以成氣二也、高注曰陰麤濁、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正以一陰與一陰爲二、二陽與二陽爲三、陰數少而陽數多也、續漢書天文志引律術曰、陽性動、陰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是也、二陰而分言之、則各爲一陰矣、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七十歲而復至

甲子、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引之曰、上文言壬午冬至、甲子受制、由甲子受制、以歲遷六日推之、一日乙丑、二日丙寅、三日丁卯、四日戊辰、五日己巳、六日庚午、則當作庚午受制、今本作庚子、涉上文庚子而誤也、由甲子受制每歲以遷六日推之、至十歲而六十甲子終而復始、則當作十歲而復至甲子、今本十上有七字、涉上文七十二日而衍也、

養老餘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施恩澤、念孫案養老鰥寡、當作養長老、存鰥寡、今本脫長存二字、則句法與上下文不協、時則篇曰、季夏存視長老、行稃鬻、仲秋養長老、行稃鬻飲食、春秋繇露治水五行篇曰、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施恩澤、開元占經塡星占篇引巫咸曰、塡星受制、則養老、（蓋脫長字、）存鰥寡、行饘粥、施恩澤、皆其證、

大剛魚不爲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引之曰、大剛二字、義不可通、大字蓋因上文大旱而衍、剛當爲則字之誤也、則魚不

爲四字連讀、高注、不成爲魚、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曰、水干金則魚不爲、是其證、

收其藏

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夕、謂月之下旬也、書大傳、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上旬爲朝、中旬爲中、下旬爲夕、字亦作昔、呂氏春秋任地篇曰、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乃收其藏而閉其寒、高注曰、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此、本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本作收斂其所藏而出布之、閉其陰寒、令不得發泄、後人既不解布收二字之義、而削去布字、又刪改高注以滅其迹、甚矣其妄也、又案布收其藏者、布讀爲敷、敷與布古

字通，皋陶謨，敷同日奏罔功，禹貢，篠簜既敷，史記夏本紀敷竝作布，顧命，敷重蔑席，說文引作布，商頌長發篇敷政優優，成二年左傳引作布，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今文布作敷，周頌賚篇箋云，敷猶徧也，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言徧收其藏而閉其寒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百蟲蟄伏，故此言仲春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布字在收其藏之上，本謂徧收其藏，非謂收其所藏而出布之也，高氏誤解布字，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布為衍文而刪之矣，

禽鳥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念孫案禽鳥當為禽獸，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引作以養百穀禽獸草

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百穀部一並引作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是其證

小還　大還

日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念孫案小還大還當爲小遷大遷字之誤也遷之爲言西也日至昆吾謂之正中至鳥次則小西矣故謂之小遷至女紀則大西矣故謂之大遷漢書律厤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白虎通義曰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是遷與西同義若作小還大還則義不可通矣舊本北堂書鈔

天部一、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三、引此竝作小遷大遷、陳禹謨依俗本改爲大還小還、

淵虞

至於淵虞、是謂高舂、念孫案淵虞當作淵隅、注同、隅虞聲相亂、又涉下文虞淵而誤也、桓五年公羊傳疏、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淵隅、陳禹謨改爲虞淵、大謬、楚辭天問補注引此亦作淵隅、則南宋本尚不誤、

至於

至於蒙谷、是謂定昏、念孫案至、本作淪、此涉上文諸至

字而誤也。淪，入也。見原道、精神、本經三篇注，及漢書敘傳應劭注。沒也。見覽冥篇注，楚辭九歎注，及說文、廣雅。淪於蒙谷，與上出於扶桑相對。舊本北堂書鈔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並作淪。陳禹謨依俗本改淪爲至。楚辭補注同。

禹以爲朝晝昏夜

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念孫案：禹字義不可通，禹當爲離。俗書離字作離。漢北海相景君碑碑陰當離墓側，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離敗聖輿，字並作離，其左畔與禹相似，因誤爲禹。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曰：離則配禹，正謂此也。脫去右畔而爲禹耳。離者，分也，言分爲朝晝昏夜也。精神篇別爲陰陽，離爲八極，文義

與此同

十二月指丑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帀終而復始引之日十二月指丑本作十一月指子後人改之也指寅指子皆厤元所起故以二者言之晉書律厤志引董巴議曰顓頊厤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厤營室也湯作殷厤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是顓頊厤起寅月殷厤起子月也故下文指寅寅則萬物螾螾然也先言指寅顓頊厤之遺

法也上文斗指子則冬至先言指子殷厤之遺法也指寅指子皆言其始一歲而帀乃言其終葢起於寅者至丑而帀起於子者至亥而帀也後人不知古厤有二法而改爲十二月指丑非也指丑則一歲已帀不須更言一歲而帀矣且子與始爲韻若作丑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十一月指子

則萬物螾

指寅則萬物螾念孫案此當作指寅句寅句則萬物螾螾然也句寅則萬物螾螾然者猶云寅者言萬物螾螾然故高注曰動生皃史記律書亦曰寅者言萬物始生

螾然也、今本寅下脫一寅字、螾下、又脫螾然也三字、則文不成義、且句法與下文不協矣、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正作寅則萬物螾螾然也、

未昧也

未昧也、念孫案未下脫者字、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皆有者字、昧、本作味、後人以漢書律厤志云、昧薆於未、故改味為昧、不知淮南自訓未為味、與漢書不同也、五行大義論支幹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淮南並云、未者、味也、白虎通義及廣雅並云、未、味也、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六月下有脫文、史記律書、未者、味也、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義並與淮南同、

其加卯酉三句

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引之曰、此三句不與上文相承、尋繹文義、當在前日短而夜脩之下、云其加卯酉者、王弼注老子曰、加、當也、承夏日至、冬日至言之、彼言冬、夏至、此言春秋分也、言陰陽分日夜平者、承陽勝陰勝日夜脩短言之、言至春秋分、則陰陽無偏勝、日夜無脩短也、寫者錯亂在此、今更定其文如左、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

陰陽分、日夜平矣、

引而止也　呻之也

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念孫案之字當在上文引而止下、今本誤在呻字下、則文不成義、自午者忤也、至丑者紐也、也上皆無之字、五行大義論律呂篇論支榦名篇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云、林鍾者、引而止之也、申者、呻也、是其證、

曰規

道曰規始於一、念孫案曰規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故曰規生矩殺而誤衍也、宋書律志作道始於一、無曰規二字、

兵重三罕

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念孫案重罕二字義不可通重當爲革祭祀喪紀兵革皆相對爲文革字古文作𠦝隸省作革與重相似而誤罕當爲單言兵革之事以三軍爲制也單字草書作手與罕相似而誤

徵生宮宮生商

徵生宮宮生商劉績曰當作宮生徵徵生商念孫案劉說是也上文曰黃鍾爲宮太蔟爲商林鍾爲徵又曰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所謂宮生徵徵生商也宋

書律志晉書律厤志並作宮生徵徵生商地形篇亦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高注變猶化也

角生姑洗

角生姑洗引之曰音律相生皆非同位者上文曰姑洗爲角則角與姑洗爲一不得云角生姑洗也生當爲主上文黃鍾主十一月云云與此主字同義角主姑洗猶言姑洗爲角耳主與生相似又因上下文生字而誤宋書律志亦誤作生秦氏五體遂改作角爲姑洗非是五音爲六律之綱可言姑洗爲角不可言角爲姑洗也

比於正音

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高注與正音比故爲和應鍾生蕤

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各本脫於字今據宋書補劉續曰以序論之

黃鍾爲宮以次而商角徵羽姑洗生應鍾變宮在南呂

羽之後故曰比於正音爲和應鍾生蕤賓變徵閒入正

音角羽之閒故曰不比正音爲繆引之曰劉說非也七

音之序周回相次變宮在羽之後宮之前變徵在角之

後徵之前唐武后樂書要錄說七聲次第曰假令十一月黃鍾爲宮隔一月以正月太簇爲商又隔一月以三月姑洗爲角又隔一月以五月蕤賓爲變徵郎以其次之月六月林鍾爲徵又隔一月以八月南呂爲羽又隔一月以十月應鍾爲變宮周迴還與十一月相比也其道相同豈有順逆之

分乎比讀如易比卦之比比入也合也閔元年左傳曰

屯固比入又曰合而能固是也說林篇黃鍾比宮太蔟比商與此比字同義

比於正音故爲和本作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注內與正音比本作不與正音比不比於正音者不入於正音也言應鍾是宮之變音故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故亦不入於正音不入於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音目繆之言穆穆亦和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穆繆古字通言其調和正音也周語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釋其義曰變宮變徵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是應鍾蕤賓二律皆所以調和其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說風聲曰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穆與繆同穆在變音之

末言穆而和可知矣羽在正音之末言羽而宮商角徵可知矣變聲與正聲相調和故曰穆羽相和張晏曰穆然相和始未達穆字之義以律管言之則變宮爲和變徵爲穆以琴弦言之則當以少宮爲和少商爲穆琴亦有和穆二音故曰穆羽相和若夔牙之調琴也然則變音之繆本與穆同而穆之命名正取相和之義明矣後人誤讀繆爲紕繆之繆以爲和與繆相反宋書引舊注曰繆音相干也亦誤解繆字遂於應鍾不比於正音句刪去不字以別於蕤賓并注中不字而亦刪之古訓之不通其勢必至於是矣宋書律志正作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爲和載注文正作不與

正音比晉書律麻志引淮南王安曰應鍾不比正音故爲和足證今本之謬

脫文二句

黃鍾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引之曰物以三生下本有三三九一句後人以上文已言三三如九故刪去此句不知上文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與此文三三九三九二十七皆上下相承爲義物以三生故必先以三自乘而得九然後以三乘九而得二十七且上文與此相離甚遠不得因彼而省此也宋書正作三三九三九二十七幅廣二尺七寸下本

有古之制也四字故高注曰古者幅皆然也各本皆上衍比字今

删脱去此句則注文爲贅設矣宋書正作故幅廣二尺

七寸古之制也

人脩八尺　有形則有聲　匹者中人之度也

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

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

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引之曰此文多不可通

人脩八尺尋自倍則丈六尺矣而云人脩八尺尋自倍

故八尺而爲尋其不可通一也音以八相生音卽聲也

何須更云有形則有聲其不可通二也匹長四丈以之

長安得有此、而云匹者中人之度、其不可通三也、蓋寫者譌舛失矣、兼有脫文、宋書已與今本同、則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也、今更定其文而釋之如左、

有形則有聲、音以八相生、故人臂脩四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尋者、中人之度也、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云有形則有聲者、有形謂上文黃鍾之律脩九寸也、有聲謂音以八相生也、云人臂脩四尺者、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淮南云、人臂四尺、尋自倍、故八尺曰尋、是也、云尋者中人之度也者、考工記曰、人長八尺、是也、

秋分蔈定

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與秒同、秒、禾芒也、說見主術、念孫案隋書律厤志引此作秋分而禾蔈定、蔈定而禾熟、是也、宋書律志同、今本脫而禾二字、則文義不明、

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引之曰、十二蔈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百四十四蔈而當一寸也、主術篇寸生於標、蔈標竝與秒同、今本標譌作稞、辯見主術、高注曰、十二標爲一分、今本脫二字、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

尺、十尺爲一丈、說文亦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則是百二十蘽而當一寸、與此不同也、許高二家之說俱本於此篇、使原文作十二蘽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二家之說何以並言十二蘽爲分、十分爲寸乎、且主術篇明言寸生於標、標不得又以粟參之也、然則今本爲後人所改明矣、宋書律志與今本同、則其誤已久、今依主術篇及許高二家之說而更定之如左、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蘽而當一分、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

其以爲量

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念孫案量當爲重重量字相近又因上文度量而誤也自十二粟以下皆言其重之數非言其量之數說文禾部注及宋書律志並作其以爲重

蒼龍在辰

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引之曰下文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是太陰卽蒼龍也旣云太陰在寅不當復云蒼龍在辰矣下文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而不言蒼龍所在正

以太陰卽蒼龍也蒼龍在辰四字蓋淺人所加

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道藏本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下有脫文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引之曰太陰二字乃下屬爲句與下文太陰在卯之屬相同主下當別有所主之事而今脫去王應麟小學紺珠始誤讀主太陰爲句劉本遂重太陰二字而各本及莊本從之非也上文云太陰在寅何得又言主太陰乎且下文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靑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而無太歲之名天一元始太陰元始之屬皆太歲也而謂之天一太陰不謂之太歲咸池爲太歲

則又大歲之譌、說見上、然則天文篇無稱太歲者也、此太歲亦當作大歲寫者誤加點耳、斗杓爲小歲、咸池爲大歲、見上文、上文酉爲危、主杓、杓、小歲也、此文子爲開、主大歲、大歲咸池也、太歲月從右行四仲、與歲從左行之太陰迥殊、若作大歲、則與太陰無異、上言太陰在寅、下言子主太歲、是太陰主太陰矣、義不可通、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此篇舊注曰、太陰謂太歲也、蓋許愼注、廣雅、太陰、太歲也、本此、使篇內太歲太陰分爲二、注者必不爲此注矣、可見太歲乃大歲之譌、而太歲太陰之未嘗分也、徧考書傳、亦無分太歲太陰爲二者、或據淮南譌脫之文、以爲太歲

太陰不同之證、非也、

歲星晨出東方之月

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卯、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辰、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巳、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未、歲星舍觜觿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申、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酉、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戌、歲星舍翼軫、以七

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亥、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引之曰、十一月、當爲正月、十二月、當爲二月、正月、當爲三月、二月、當爲四月、三月、當爲五月、四月、當爲六月、五月、當爲七月、六月、當爲八月、七月、當爲九月、八月、當爲十月、九月、當爲十一月、十月、當爲十二月、史記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歲陰在巳、星居

戌、以四月與奎婁晨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歲星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漢書天文志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二月出、在辰、三月出、在巳、四月出、在午、五月出、在未、六月出、在申、七月出、在酉、八月出、在戌、九月出、在亥、十月出、在子、十一月出、在丑、十

二月出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在寅（此攝提謂太陰）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皆其證也後人以太初厤太歲在子歲星十一月出在建星牽牛（見天文志）故改正月爲十一月以合太初之法而自此以下皆遞改其所出之月不知太陰在寅則歲星亦以寅月出樂動聲儀所謂歲星常應太歲月建以見也（見前太一在丙子下）若以十一月出則是子而非寅與太陰所在不相應矣太初厤之太歲始建於子故以歲星與日同次之十一月定之所謂子年應子月也淮南之太歲始建於寅故以歲星晨出之正月定之所謂寅年應寅月

也豈得以建子之法雜入於建寅之法乎況太陰在寅以下俱本於石氏（天文志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天官書索隱亦云歲星正月晨見東方已下皆出石氏星經文）又豈有用其說而改其月者乎開元占經引淮南巳與今本同則其誤改在唐以前矣錢氏曉徵謂史記歲星正月晨出以天正言之其實與淮南無別（見潛研堂文集）今案天官書曰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色蒼蒼有光歲陰在子星居丣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元色甚明正月德在木故星色蒼（天官書凡言正月者皆謂建寅之月）十一月德在水故星色元若以正月爲天正則是夏正之十一月矣何以

不云色元而云色蒼乎、且寅年正月、日在娵訾、歲星在星紀中隔元枵一次、故歲星晨見有光若十一月則與日同次、其光不能見矣、安得云蒼蒼有光乎、此由不知淮南之十一月爲後人所改、故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日德　綱日　以至於癸　左前刑右背德

太陰所居、句日德、句辰爲刑、句德句綱日自倍因、句柔日徙所不勝、句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引之曰、日德、日下脫爲字、日爲德辰爲刑相對爲文也、綱當爲剛、剛日柔日、甲剛乙柔是也、癸上當有壬字、此以

剛柔對言，不當但言癸也。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案此當爲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顚倒耳。五行大義論配支幹篇曰，從甲至癸爲陽，從寅至丑爲陰。陽則爲前爲左爲德，陰則爲後爲右爲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史記天官書曰，太白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是其例矣。

十二月日所建之星

星正月建營室，不言日所建者，承上文兩日字而省。高注以星爲日之誤，非也。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

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引之曰二月建奎婁備舉是月日所在之星也由此推之則正月當云建營室東壁三月當云建胃昴四月當云建畢觜嶲參五月當云建東井輿鬼六月當云建柳七星張七月當云建翼軫八月當云建角亢氐九月當云建房心十月當云建尾箕十一月當云建斗牽牛十二月當云建須女虛危蓋月令日在某星但舉一月之首言之而此則舉其全也後人妄加刪節每月但存一星之名獨二月建奎婁尚仍其舊學者可以考見原文矣不然豈有月令季夏日在柳而此言建張

仲秋日在角，而此言建亢，仲冬日在斗，而此言建牽牛，季冬日在婺女，（即須女）而此言建虛者乎。

斗牽牛越須女吳

斗牽牛越須女吳，引之曰，諸書無言斗但主越，須女但主吳者，斗牽牛越須女吳，當作斗牽牛須女吳越，開元占經分野略例曰，淮南子曰，斗吳越也，（斗下脫牽牛須女四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斗，吳也，牽牛，越也，（以上開元占經）然則呂氏春秋注分言吳越，而淮南則合言之也，蓋分野之說，鄭魏趙並列，（戰國時多謂韓為鄭）則在三家分晉之後，其時吳地已為越有，故但可合言吳越，若分言某星主越，某星主吳

則當時豈有吳國乎後人以吳越二國不應同分野故移越字於斗牽牛下而不知其不可分也晉書天文志引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曰起斗至須女吳越之分野又引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竝曰斗牽牛須女吳越足證今本之謬

十二歲而一康

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今本高注曰康盛也念孫案盛當爲虛此淺學人改之也康之爲言荒也康荒皆虛也小雅賓之初筵篇酌彼康爵鄭箋康虛也爾雅漮虛也方言漮空也竝字異而義同郭璞爾雅音義曰漮本或作荒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毛傳荒虛也泰九二包荒鄭讀爲康云

康虛也，康荒古字通。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范甯曰，康虛也。廣雅，四穀不升曰歉，說文，歉，飢虛也，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糠，穅，虛也，竝字異而義同。康與荒古字通，故韓詩外傳作四穀不升謂之荒，史記貨殖傳曰，十二歲一大饑，鹽鐵論水旱篇曰，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義與此同也，自三歲一饑以下，皆年穀不登之名，但有小大之差耳，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作十二歲而一荒，是康即荒也，若訓康爲盛，則與正文顯相違戾矣，且四穀不升謂之康，乃春秋古訓，十二年一荒，亦漢時舊語，是之不知，而訓康爲盛，明是淺學人

所改漢人無此謬也

癸越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開元占經日辰占邦篇引此越作趙念孫案齊近東夷楚近南夷魏近韓秦近西夷衛近趙則作趙者是也若作越則與南夷相複矣

以勝擊殺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引之曰上文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其名有五下文以專從事以義行理以保畜養以困舉事分承

專義係困四字、不應於制字獨不相承、然則此句當作以制擊殺明矣、今本制作勝者、因上下文勝字而誤、制爲母勝子之名、若作勝、何以別於子勝母乎、

月從一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念孫案從當爲徙、字之誤也、上文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從一辰、復反其所、是其證、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

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引之曰、太陰所居辰、當作雌所居辰、雌、北斗之神右行者也、月從一辰、太陰則左行而歲

從一辰兩者各不相涉太陰二字因下文太陰所居而誤也爲厭日本無日字此因下句厭日而衍也厭者鄭注周官占夢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是也今人猶謂陰建爲月厭是雖所居辰名爲厭不名爲厭日也

庚申　戊戌己亥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錢氏荅問曰庚申當作庚辰八合猶八

會也今依堪輿天老說推衍之天老說見周官占夢疏所引鄭志內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

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淮南所剡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尙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念孫案錢說是也戊辰當在戊戌上己巳當在己亥上堪輿家所謂小會三月戊辰四月己巳九月戊戌十月己亥也又戊辰戊戌及戊午戊子下皆當有所主之國而今脫之

地在天下之中者韓魏而外更有趙宋衛中山及周末

知以何國當之也

數來歲　五十日　一斗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念孫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十四引此數下有至字數色主反五十日上有滿字一斗作一升皆是也

有其歲司也

有其歲司也引之曰此本作其爲歲司也今本衍有字因上文有餘日而衍脫爲字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此正作其

爲歲伺也、又引注曰、伺候也、司古伺字、爲歲司者爲歲候豐凶也、尋繹文義、其爲歲司也、乃起下之詞、下文攝提格之歲、歲早水晚旱云云、正謂候歲也、當直接此句下、作圖者誤劉圖於此句之後、隔絕上下文義、遂使此句成不了之語、且自上文以日冬至至下文民食一升、皆言占歲之事、中間不應有圖、圖蓋後人所爲、故置之非其所耳、劉績不能是正、又移上文帝張四維一段於此句之下、大誤、

麥不爲昌

掩茂之歲麥不爲昌、念孫案昌上脫菽字、麥不爲爲句、

上文曰、禾不爲、又曰、菽麥不爲、菽昌爲句、上文曰、菽麥昌、又曰、稻昌、開元占經歲星占引此、正作麥不爲菽昌、

饑稻　三斗

困敦之歲、饑稻菽麥昌、民食三斗、念孫案饑下脫登字、稻下脫疾字、饑登爲句、上文曰、饑不登、又曰、饑登、稻疾爲句、謂稻有疾也、上文曰、稻疾、又曰、菽疾、又曰、民疾、菽麥昌爲句、民食三斗、斗當爲升、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饑登稻疾菽麥昌民食三升、

淮南內篇弟三

淮南內篇弟四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地形

地形之所載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極之內念孫案此篇皆言地之所載地下不當有形字此因篇名而誤衍耳高釋篇名云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則正文本作地之所載明矣海外南經云地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海之內云云此卽淮南所本

八極

天地之閒九州八極今本此下有注云八極八方之極也念孫案八極當爲八柱柱與極草書相近故柱誤爲極玉海地理部引此已誤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及白帖一引此竝作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又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作天地之閒九州八柱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皆其證也又案文選張協雜詩注云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是高注云云本在下文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下後人不知此處八極爲八柱之譌又移彼注於此以曲爲附會

甚矣其謬也、

通谷其

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陳氏觀樓曰、呂氏春秋有始篇作通谷六、名川六百、此其字當爲六之譌、

三百仞　五十里　九淵

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念孫案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淵之淵、皆衍文、此言鴻水淵藪自三仞以上者其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也、廣雅曰、漳潭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卽用淮南之文、

丹水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念孫案丹水本作白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丹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注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文選思元賦、斟白水以爲漿、李善卽引王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又案楚辭惜誓、涉丹水而馳騁兮、王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此是引下文赤水出東南陬之語、若此文本作丹水、則王注當引以爲證、何置此不引、而別

指赤水以當之乎。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外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絶流沙。南至南海。引之曰。崑崙四隅爲四水所出。說本海內西經。上文言東北陬東南陬下文又言西北陬。無獨缺西南陬之理。此處原文當作弱水出其西南陬。絶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窮石山名云云。則當在下文江出岷山諸條閒王逸注離騷。引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郭璞

注海內西經引淮南子弱水出窮石正與江出岷山諸條文義相同也葢弱水本出窮石而海內西經言出崑崙西南陬故兩存其說此文言河出崑崙東北陬下文又言河出積石亦是兩存其說後人病其不合則從而合併之於是取下文之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文皆移置於此處而刪去弱水出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東四字弱水出下又加一自字至於合黎餘波六字而淮南原文遂錯亂不可復識矣今案上文赤水次於河水而不言在河水之某方下文洋水次於弱水而不言在弱水之某方則弱水二字前安得有赤水之東四字乎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合黎一

名窮石山、引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見史記夏本紀正義）使淮南原文弱水出窮石下、有至於合黎之文、則合黎非窮石矣、志何得言合黎一名窮石山乎、其爲後人取禹貢之文附入、較然甚明、況既言絕流沙、則弱水入其中可知、何必又言入於流沙、區區餘波、又安能絕流沙而過乎、後人但知取下文入於流沙句、增入餘波二字、而不知其與本文相抵牾也、高注絕流沙曰、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流行下當有之沙二字、）如有餘波入於流沙句在前、則注當先釋流沙、後釋絕字、不當先釋絕字、後釋流沙也、然則絕流沙前、本無餘波入於流沙句、而弱水出窮石入

於流沙當在江出岷山諸條閒明矣

縣圃

或上倍之是謂縣圃念孫案上文縣圃涼風樊桐高注云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則此縣圃下亦當有之山二字水經河水注引此作是謂元圃之山是其證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亦有之山二字

元澤

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高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宂之宂也莊氏伯鴻曰案古讀元爲兀故說文元從一從兀爲聲又髡一作髨其從兀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爲

宂之證。古聲亢宂相同也。念孫案莊說非也。元澤當爲亢澤字之誤也。亢與沆同。水經巨馬河注曰。督亢溝水東逕督亢澤。風俗通曰。沆漭也。言平望漭漭無崖際也。是沆亢古字通。爾雅。沄。沆也。郭璞曰。水流漭沆。說文曰。沆。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引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舊本沆譌作沉。今據水經注改。此言亢澤亦取大澤之義。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竝作沆澤。是其證也。高注。常山人謂伯爲宂。宂亦亢字之誤。伯。古阡陌字也。管子四時篇曰。脩封疆。正千伯。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又漢書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竝作仟伯。亢與䟘同。廣雅曰。䟘陌。道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是䟘亢古字通。說文曰趙魏謂伯爲

䀛漢之常山郡戰國時趙地也此云常山人謂伯爲亢正與說文相合沆䀛古同聲而竝通作亢故曰亢讀常山人謂伯爲亢之亢

各以其類生

土地各以其類生念孫案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人今本衍其字脫人字陳祥道禮書引此已誤史記天官書正義藝文類聚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地部二十三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竝無其字有人字

障氣

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念孫案

障氣本作水氣後人以水與澤相複故妄改爲障耳[illegible]書引此已誤不知凡水皆謂之水而水鍾乃謂之澤見周官大司徒注且澤氣與山氣相對水氣與風氣相對義各有取改水爲障則義不可通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此篇內兩引引此竝作水氣酉陽雜俎廣知篇同

腫

岸下氣多腫念孫案腫本作尰此亦後人妄改之也[illegible]書引此已誤腫音諸勇反尰音市勇反凡腫疾皆謂之腫而腫足則謂之尰尰字從尢尢讀若汪跛曲脛也見下條故尰字從之岸下氣下溼故有腫足之疾小雅巧言篇居河

之麋。既微且尰。鄭箋曰。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爾雅曰。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是也。若作腫。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此正作尰。又引高注云。岸下下溼。腫足曰尰。今脫此注。又疾病部一疾病部三引此竝同。

狂

谷氣多痹。邱氣多狂。念孫案狂。當爲尪。說文。尢跛曲脛也。從尢象偏曲之形。古文作尪。一切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曰。痹。手足不仁也。痹與尪皆肢體之疾。故連類而及之。若狂。則非其類矣。篆書尪狂二字相似。隸書亦相

似故尪誤爲狂天官書正義太平御覽引此作狂亦傳寫之誤酉陽雜俎正作尪呂氏春秋盡數篇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瘻尰尪傴四字皆與此篇同

倉棄

倉棄者有絲而蛾高注曰蠶是也念孫案倉棄本作倉桑後人以蟲之倉棄者多化爲蛾故改倉桑爲倉棄不知正文本作倉桑故高注專訓爲蠶若作倉棄則與高注不合矣爾雅䖸羅郭璞曰蠶蛾說文𧍗蠶化飛蟲或作䖸是古人言蛾者多專指蠶蛾言之故曰倉桑者有

絲而蛾、故高注專、訓爲蠶也、大戴禮易本命篇家語執轡篇、竝作食桑、太平御覽資產部五蠶下、引淮南亦作食桑、意林及藝文類聚蟲豸部竝同、

陰屬於、陽

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念孫案下陰字蒙上而衍、此謂鳥魚皆屬於陽、非謂陰屬於陽也、大戴禮家語竝作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盧辯曰、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則無下陰字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羽族部一、引淮南皆無下陰字、

中濁

河水中濁而宜菽、念孫案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和而宜麥、義與此相近、今作中濁者、涉上文汾水濛濁而誤、(禮書引此已誤、)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河水調宜菽、太平御覽百穀部五引此作河水中調而宜菽、

宜竹

漢水重安而宜竹、念孫案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二十七引此竹下皆有箭字、今本脫之、(禮書引此已無箭字、)古人言物產者、多並稱竹箭、故曰漢水重安而宜竹箭、周官職方氏曰、其利金錫竹箭、楚語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皆是也

決眦

其人脩形、（太平御覽引此作脩形）兌上、大口、決眦、念孫案眦當爲眦、字之誤也、說文、眥、目匡也、鄭注鄉射禮曰、決猶開也、開眦謂大目也、大口決眦意相近、（曹植鼙舞歌曰、張目決眦、）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引此正作眦、

寒水

北方、寒水之所積也、念孫案寒水、當爲寒氷、字之誤也、上文北方曰積氷、高注曰、北方寒氷所積、因名爲積氷、是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寒氷、

其人惷愚禽獸而壽

其人翕形短頭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禽獸而壽惷各本皆誤作惷惟道藏本不誤說文惷亂也從心春聲引昭二十四年左傳王室曰惷惷焉王篇音充允切今左傳惷作惷杜注曰惷惷動擾貌又說文惷愚也從心舂聲王篇音丑江書容二切是惷亂之惷字從春惷愚之惷字從舂聲義絕不相同周官司剌三赦曰惷愚鄭注曰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士昏禮記曰某之子惷愚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冥煩表記曰其民之敝惷而愚其字皆從舂不從春音丑江書容二反不音充允反此言惷愚而壽則其字亦從惷故高注曰惷讀人謂惷然無知之惷也又本經氾論二篇皆言愚夫惷婦義亦與此同又道應篇惷乎若新生之犢其字亦從春故莊子知北遊篇作瞳焉如新生之犢而藏本及各本惷字皆誤作惷益俗讀惷愚之惷聲如惷故其字遂誤爲惷他書且有誤爲惷者今人動言愚惷其誤實出於此唯三禮惷愚字皆不誤則賴有經典釋文唐石經故也念孫

案自翁形短頸以下六句皆承上其人二字言之則惷愚上不當更有其人二字上文東方南方西方皆無此二字此卽因上文其人翁形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又案禽獸二字妄人所加也惷愚而壽與上文早知而不壽文正相對加入禽獸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引無此二字

中夏

薺冬生中夏死念孫案此本作薺冬生而夏死後人以薺死於中夏因改爲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皆但言其時而不言其月薺亦然

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部五引此並作薺冬生而夏死

三十六國

凡海外三十六國引之曰論衡無形談天二篇並作三十五國今厤數下文自脩股民至無繼民實止三十五國六字誤也

華邱

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鳥舊本作青馬劉據山海經改爲青鳥今依劉本視肉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劉績曰華邱疑⿱髟差邱之誤⿱髟差音嗟山海經⿱髟差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

栟甘柤甘華百果所生念孫案此海外東經文也𩬊與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𩬊字無緣誤爲華今案華字當是苹字之誤苹與平古字通堯典平秩東作馬融本平作苹周官車僕苹車之苹故書苹作平說文蓱蒲子可以爲平席王肅注顧命作苹席海外北經曰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栟甘柤甘華百果所生此淮南所本也隸書華字或作苹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又作蕐見桐柏淮源廟碑竝與苹相似故苹誤爲華矣說文蓱蒲子可以爲平席文選秋興賦注引作華席亦是平通作苹因誤爲華也史記禮書大路越席正義越席謂蒲爲華席亦是苹席之誤

耽耳

夸父耽耳在其北方高注曰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

衣之稱、舊本衣上脫稱字、今補、喪大記云、君稱衣稱衾、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尻海中、舊本海誤作之、今據海外北經改、念孫案稱攝二字、聲與耽不相近、耽字無緣讀如稱、亦無緣通作攝也、耽皆當爲耴、今作耽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說文耴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耴、耴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玉篇豬涉切、是耳下垂謂之耴、故高注云、耴耳、耳垂在肩上、廣韻耴耳、國名、正謂此也、春秋鄭公子輒字子耳、義與耴亦相近、字或作聶、海外北經云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爲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卽高注所云以兩手聶耳居海中者也、耴與聶聲相近、故海外北經作聶、耴與稱攝聲亦相近、

故高讀耴如襵而字或作攝後人多見耽少見耴又以說文云耽耳大垂也故改耴爲耽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

雎出荊山

雎出荊山（雎音雎鳩之雎字從隹且聲舊本作睢非雎音雖字從目隹聲今改正地理志水經說文皆作沮）高注曰荊山禹貢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漂原（地理志作下有彊梁原水經渭水注作下有荊渠）雎州浸也水經沮水注曰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中山經荊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

名故也斯繆證耳念孫案此所謂沮水乃江漢雎漳之雎非漆沮之沮所謂荊山乃禹貢南條荊山非北條荊山故酈氏以高注爲繆證莊伯鴻欲改雎爲洛以合高注不知洛水過荊山入渭地理志左馮翊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則不得言洛出荊山且下文明言洛出獵山何不察之甚也

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

汶出弗其西流合於濟各本脱西字今據水經注引補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水經汶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遂爾引之曰漢書地理志琅

邪郡朱虛有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此高注所本也其水入維不入濟故酈氏以爲誤證地理志又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句入泲古濟字此則淮南之汶矣汶出原山而此云出弗其者弗其盖原山之別名淮南與地理志似異而實同也禹貢錐指因高注誤證而竝以淮南爲誤則過矣弗其即是原山在萊蕪縣與不其縣之不其山名相似而地則不同漢萊蕪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不其故城在今即墨縣西南二縣相去甚遠莊氏伯鴻以爲即不其山謬矣

丹水出高褚

丹水出高褚、高注曰、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劉績曰、冢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念孫案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衍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譌、今依水經注改、 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

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褚與

股出嶕山

股出嶕山高燕注引之曰徧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般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般桓弗就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鉤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注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嶕山也古今異名耳

鎬出鮮于

鎬出鮮于、北山經郭注引此鎬作薄、劉績曰鎬薄必有一誤、引之曰、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鎬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爲鎬、蓋鎬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出鮮于、又脫薄字、故混爲一條耳

晉出龍山結給

晉出龍山結給、高注曰、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引之曰、晉出龍山結給、當作晉出結絀龍山、二字、因注而衍、絀字右畔作合、則因下句

合出封羊而誤注當作結絀山一名龍山今本作結給亦隨正文而誤又脫山字衍合字也字耳水經晉水注曰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竝言晉水出龍山一云出結絀山在晉陽縣西北太平御覽地部十引郡國志曰懸甕山一名龍山亦名結絀山晉水出焉是結絀山乃晉水所出故曰晉出結絀結絀疊韻字結古音若吉若作結給則失其韻矣且龍山卽是結絀不得竝言龍山結絀也注言結絀山一名龍山者猶上注言發包山一名鹿谷山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猛山一名高陵山其云一名某山乃高以當時山名釋之不得闌入正文

脫文

引之曰說山篇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高注云已說在地形也今地形篇無潁出少室之文蓋寫者脫去

根拔

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念孫案根拔二字涉下文根茇草而誤衍也下文言根茇草者對後浮生不根茇者而言若木則皆有根茇不必別言之曰根拔木也凡木者生於庶木與上文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文同一例不當有

根拔二字也，又下文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高注根拔生程若曰，根拔根生草之先也，今本草之二字誤倒，據下注浮生草之先改，案根拔，皆當作招搖，今作根拔者，亦因下文根茇草而誤，根茇草生於庶草，由庶草而上溯之，至於程若，是程若為根茇草之先，不得言根拔生程若也，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作招搖生程若，以下六句，皆本淮南，則根拔為招搖之誤明矣，

萍藻

藻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念

孫案三萍字皆後人所加埤雅引此已誤蘋一作薸萍一作蓱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萍水薸也今本薸誤作藻爾雅釋草注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則蘋卽是萍不得言蘋生萍藻且萍藻爲二物又不得言萍藻生浮草也酉陽雜俎正作蘋生藻藻生浮草

正土之氣也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念孫案也字衍下文偏土之氣四段氣下皆無也字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亦無

生黃埃黃埃五百歲

埃天五百歲生鈌鈌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

湏念孫案此本作埃天五百歲生鉠鉠五百歲生黃湏其生黃埃黃埃五百歲八字皆因上下文而誤衍也上文有埃天下文有黃泉之埃下文青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湏與此文同一例後二段並同則不當有生黃埃以下八字明矣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並云玦五百歲生黃湏又引注云玦石也御覽地部二十五引此云埃天五百歲生砄又引注云砄石名也玉篇砄音決石也砄五百歲生黃湏是其證

清天　清泉

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念孫案清天

當爲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淸泉同太平御覽地部引此正作青天青泉

八百歲

青金八百歲生青龍念孫案八百歲當爲千歲上文黃金千歲生黃龍卽其證也後二段並同高注云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此注本在上文青湏八百歲生青金之下後誤入此句下讀者因改千爲八百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青金千歲生青龍

壯士

壯士之氣御乎赤天太平御覽引注云壯士南方土也

念孫案壯士當爲牡士此對下文北方土爲牝土而言壯字俗書作壮與牡相似而誤

淮南内篇弟四